

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美】罗伯特·卡根 / 著

ROBERT KAGAN

# 天堂与实力

世界新秩序下的  
美国与欧洲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新华出版社





# 天堂与实力

——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

【美】罗伯特·卡根 / 著

肖蓉 魏红霞 / 译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  
(美)卡根著；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  
出版社，2004.5

ISBN 7-5011-6651-X

I. 天… II. ①卡…②肖…③魏… III. 美  
国—国际关系—欧洲—研究 IV. 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62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  
2003—8514

Of Paradise and Power

Robert Kagan

Copyright © 2003 by Robert Kagan

Copyright © 200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 天堂与实力

〔美〕罗伯特·卡根 著

肖蓉 魏红霞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55千字

2004年5月第一版 200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651-X/D·1051 定价：15.00元

#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ROBERT KAGAN*

罗伯特·卡根在这本薄薄的册子里将战略与哲学、实力的现实与实力的伦理、美国人的正义理想与欧洲人的和平理想作了巧妙的对比论述，因此，书虽薄，但其份量很重。自法国战略家雷蒙德·阿宏 (Raymond Aron) 谢世之后，还没有人写出此类著述。

——里昂·维塞尔梯阿(Leon Wieseltier)  
(美国著名政论杂志《新共和》的  
文字主编)

虽然过去我们之间常有分歧，但我认为这篇文章是讨论欧美关系时不可缺少的参考论文，并且在将来继续对讨论产生影响。

——亨利·基辛格博士

自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和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以来，在这个领域还没有任何一本学术著作引起过如此关注和兴趣。

——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专家弗  
朗西斯·海斯博格 (Francois  
Heisbourg)，《纽约时报》

精 彩！

——弗朗西斯·福山

献给莉莉和戴维

## 目 录

|                    |       |
|--------------------|-------|
| 实力差距 .....         | (15)  |
| 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 .....    | (40)  |
| 超级力量 .....         | (64)  |
| 后现代天堂 .....        | (82)  |
| 美国缔造的世界.....       | (107) |
| 西方还是那个“西方”吗? ..... | (117) |
| 适应霸权.....          | (131) |
| 译后记.....           | (157) |



现在到了停止装假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认为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的所有重要问题，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和对实力的渴求上，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

## \* 天堂与实力

历史天堂，实现着伊曼努尔·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困境，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sup>①</sup>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的共同看法不多，相互理解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不是暂时的，它不是美国选举或一个大灾难事件导致的结果。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是深刻的，渊源已久，而且还将可能是持久的。

① 译者注：托马斯·霍布斯，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是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利维坦》(Leviatan)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 天堂与实力

当涉及国家优先考虑事项、判断面临的威胁、界定受到的挑战、并确定和实施外交与防务政策时，美欧双方就分道扬镳了。

一个生活在欧洲美国人更容易看出这些差异。对于逐渐扩大的分歧，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敏感，可能是因为欧洲人害怕分歧。欧洲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致相信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再分享共同的“战略文化”。欧洲人在极为偏激的漫画里描述美国被一种“死亡文化”主导着，美国社会充满暴力。在这个社会里，人人有枪，死刑处罚大行其道。其结果自然造成美国神经质地好战。即便那些不如此极端的人，也承认美国和欧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认为，比起欧洲来，美国会更快地借助实力，对外交方式更缺乏耐心。美国人一般将世界分为好与恶，分为朋友与敌人。欧洲人眼中的世界则要复杂得多。面对真实或潜在的对手时，美国人一般倾

向强制而不是劝说，强调制裁而非诱导良好行为，总之是大棒多于胡萝卜。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追求的最终结果是：解决问题，消除威胁。自然而然地，美国人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更强的单边主义，而不是通过国际机制如联合国来采取行动，更不愿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他们对于国际法持有更多怀疑，当他们认为必要或仅仅是有用时就会超越国际法的框架和限制。<sup>①</sup>

欧洲人坚持以更细腻和复杂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试图以微妙的方式间接地影响他人。他们能够忍受更多失败，对久而

---

① 一个有代表性的法国观察家这样描述：“美国人思想里倾向于强调军事、技术和单边解决国际问题，这可能是以牺牲政治合作为代价的。”参见 Gilles Andreani, “The Disarray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Survival* 41 (Winter 1999—2000): 42—61.

## ✱ 天堂与实力

未果更具耐心。他们一般赞成平和地对待问题，更愿意采用协商、外交和劝说方式，而非强迫他人。争端发生后，他们会很快呼吁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来调解。他们试图利用商业和经济关系将各国联结起来。他们通常强调过程重于结果，认为过程最终具有实质意义。

当然，这样描述欧洲人有双重讽刺意味：过于夸张，也过于简单。人们不能这样一般性地概括欧洲人：英国人就比欧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更赞成“美国”的实力观点。英国人对帝国辉煌的追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缔结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历史上他们总是疏远其他欧洲人——这些都使得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区别开来。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法国人与德国人混为一谈：前者骄傲而独立，但却令人吃惊地缺乏安全感，后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在自信和自我怀疑中游移。与此同时，东欧国家

却拥有完全不同于其西欧邻国的历史。他们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恐惧感，自然导致他们更认同美国人以霍布斯世界的观点看待现实。此外，大西洋两岸的各个国家内部自然也有不同的观点。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与社会党意见不同；美国的民主党通常看起来比共和党更“欧洲化”——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比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显得更“欧洲化”。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知识精英，对美国外交的“强硬”本质就像欧洲人一样感到不舒服；而一些欧洲人对实力的看重恰与美国人没什么差别。

然而，以上的讽刺说法的确抓住了现实的本质：今天的美国和欧洲正在发生分歧。鲍威尔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共同之处，仍然比鲍威尔与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外长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当涉及使用武力时，大多数美国主流民主党人的看法与共和党人的看法更加一致，远远超出他们与

## ✱ 天堂与实力

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共同看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使是美国自由派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比起欧洲的自由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更为善恶分明。克林顿政府轰炸了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苏丹。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欧洲政府不会这样做，事实上他们对美国的黠武主义感到震惊。1999年，如果不是为美国所迫，欧洲国家是否会轰炸贝尔格莱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sup>①</sup> 2002年10月，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支持一项决议案，授权布什总统向

---

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波斯尼亚是一个特例。当时一些欧洲人，主要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有时比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更赞成采取军事行动。（在科索沃危机中，布莱尔也是较早就提出进行空中打击甚至动用地面部队。）欧洲在波斯尼亚派驻地面部队而美国没有，当面临挑战时，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伊拉克开战。这让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英国议院里的议员们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有些恐惧。

是什么导致这些战略观点如此差异？近年来这个问题被忽视了。大西洋两岸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否认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没有把这种分歧当一回事，他们认为跨大西洋联盟的关系紧张在过去也时有发生。那些认真看待目前分歧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则热衷于批评美国，而不是试图理解为什么美国如此行事，或者说，为什么欧洲人如此行事。现在是走出否认和指责、面对问题根源的时候了。

其实，许多欧洲人和一些美国人认为这些战略文化上的差异并非源自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民族特性。以历史的眼光看，欧洲人现在自认为更加和平的这种战略文化，其实是相当新的。相对于统治了欧洲几百年历史——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



## ✱ 天堂与实力

止——的另外一种战略文化，这种和平战略文化代表着一种进步。曾经热情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政府和民族崇尚的是强权政治，他们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例如，德国曾经在俾斯麦的统治下，试图通过武力增强民族观念；而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在拿破仑的统帅下，挥舞着利剑追求平等和博爱；英国更为甚之，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整整三个世纪里靠着加农炮的火力传播自由文明的福祉。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实现的欧洲秩序，也“正如所有以前的秩序一样，是通过战争建立的。”<sup>①</sup> 当今欧洲人的世界观，恰如成立欧盟本身，能追根溯源回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然而，过去三百年的欧洲大国政治却没有实现启蒙运动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理想设计。

<sup>①</sup> Michael Howard, *The Invention of Peace* (New Haven, 2001) .